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生的朋友 荷恩的结局 / (德) 海因 (Hein C.) 著 ;
曹乃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1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 Der Fremde Freund ; Horns Ende
ISBN 7-80657-014-4

I. 陌... II. ①海... ②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81399 号

Copyright © 1982, 1985 by Aufbau-Verlag, Berlin and Weima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ristoph Hei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书 名 陌生的朋友 荷恩的结局
作 者 [德国] 克里斯朵夫·海因
译 者 曹乃云
责任编辑 王嘉木
原文出版 Aufbau-Verlag, Berlin and Weimar, 1982; 198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4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14-4/I·014
定 价 (软精装) 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致中译者.....	1
陌生的朋友.....	1
荷恩的结局.....	139
译后记.....	333

致中译者

(代中译本序)

亲爱的曹乃云教授先生：

我除了自身工作还担任的新职务使我化费很多时间。我只能简短地概括一下,不能尽意,故请求谅解。

1. 中国之行圆了我的一个昔日之梦。我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始于儿童时代,并非中文的作品,而是欧洲诗人描写中国的童话激发了它。

中国历史和文化,艺术和文学始终让我心向往之。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部喜剧,这是按照中国最有名的一个作家的小说,即鲁迅的《阿Q正传》而写成的。我的戏剧是一部欧洲的,德国的戏剧。它是独立的,读者和观众只能看到很少的鲁迅的东西,可是我想我还是成功地把一部分典型的中国式主人公搬回了欧洲,至少这部喜剧现在还常常演出,历久不衰。

我是带着巨大的期待到中国去的。我知道我原先的想象一定是错的,被许多报道搞得迷混不堪,那些报道只讲一些轰动的新闻、奇闻异事、(自然)灾害,可是在中国我很快便发现了一个我所熟悉的国家。这是我认识的——从文学上。我从前从中国文学上认识了中国,现在我又看到了它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我甚至还瞅见了阿Q——他就站在上海的人群中间,谈论着洋鬼子和老爷恩典,看着女人的背影,作为临时工或坐或躺在地上,希望寻得一个活儿干,坐在马路边和他的邻居闲聊,在小路旁用一根粗线缝补鞋子,甚至穿的衣服也完全如鲁迅所描绘的一般。

文学是一面时代和国家非常精确的镜子。

当然,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这是新的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力量。如上海就体现了这样的中国,我看到了各个省分所显示的巨大的潜力。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只是稍稍地看了一下你们的国家,可是我知道,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多地估计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也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地貌。宽阔、大自然的残酷和难以改造,还有阳光,这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也是我迄今一直在中国图画上欣赏到的阳光。当然还有垦殖过的自然,这里没有一个平方厘米的土地是自然赠送的。

2. 你问我对于欣赏我的小说、戏剧的中国读者抱什么希望,我却无法回答。我不期望什么,我只是好奇他们将怎样读我的文章,他们对我的书做怎样的反应。不知他们能否从我的文章里认识一点东西——尽管这对于他们是陌生的世界,而且是从自身的角度在我的文章里认识一点东西。我没有期望,我只是等待着。

3. 您问我是怎么找到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实际上我在从前都看到过他们,并且认识他们。我只能描述我从前看到、听到和经历过的事。这一切在写以前都要经过我的构思,纯粹在我的头脑里,并不形成文字。因此,我仅仅是时间的编汇人。我并不臆造,而只是寻找。(这我也就回答了您关于我的创作原则的问题。)

4. 译林出版社如此器重我的作品,我很高兴。我希望我的书能够不辜负如此的厚望。

5. 您问我文学在我们时代的任务。几百年以来,两千年以来,它们的任务仍然是时代的缩影,如同莎士比亚所归纳的那样。

6. 文学在我们现在这一时代又一次变得困难起来了。我们的社会被媒介统治着,成为媒介社会,我们现实的世界好像变得虚假了,可是我相信文学自古以来在做出贡献,今后还将一如既往。而且我想,如果它能恰如其分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它就会找到自

己的读者。

亲爱的曹乃云 ,我尽我的能力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希望你不
至于失望 ,并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致以

最好的祝愿

您的克里斯朵夫·海因

1998 年 12 月 3 日于柏林塔索大街 5 号

陌 生 的 朋 友

开始，一片景色。

远方，飘动着重重叠叠的翠柏的苍绿。一道细长的白缝，缝边露出水晶般发亮的空隙。接着是一座险桥，穿过峭壁、山谷，越过一道深溪。走近了——这时用不着跑动、跨步，只要像把摄影镜头推过去似的——马上看到，这里是一处破败不堪的废墟，两根木头架在深不可测的泥地上。我，或者那个人，那个人兴许就是我自己，踌躇着。我——现在假定是我吧——向四周张望。伴随我的是一位男人，他的脸似梦幻一般地模糊，无疑，这也是一位熟人，一位朋友。他伸开双臂。我们必须过桥，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走到悬崖的那一端。下面是一片岩石、灌木，可能还有水。我们走上桥头。我冷得发抖。刚开始走三四步时，桥面上还有栏杆护送着，我紧紧地抓住栏杆，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断断续续的桥的支架破裂成碎片，呆滞地往空中延伸着。我的同伴伸出一只脚，踩在桥的横梁上。他腾出一只手给我，自己则横着站在桥的大梁上，拖着步子向前趟，趟一步几个厘米，一面还牵着别人不放。我脱下鞋子，抓住他的手，左脚探索着，在那根桥梁上摸索。他手上湿漉漉的，全是汗。他应该放开我，我想，我们应该自己管自己，可是他一步不放，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看着远方的树林，目不转睛，不敢往下面深处瞅一眼。我知道，只要我一往下瞧，人就会掉下去。我们站在桥头旁，桥好像没有了尽头似的，慢慢地往前移动着。这在一片翠柏的变化背景中当属意料之外的动作，那片发光的空白处开始时由于颤抖的空气而辨认不清，这时渐渐清楚地显示出来。树林中跑出五个人，一个跟着一个，他们身穿白色的短裤，运动衫上印着字母一样的符号。我想提醒我的同伴当心。我喊着，说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听不见自己在讲话。那边的人离桥越来越近，我们的桥。他们有规律地跑着，像机器一样灵巧，都是一些强健的青年男子，脸色明朗，容光焕发。他们虽然气

喘吁吁 ,却并不十分疲倦。我惊讶地发现 ,他们长得很相像 ,可能是同胞兄弟。这一行五胞胎朝断裂的桥奔跑过来。你们立刻站住 ,我对着他们喊 ,但悄无声息 ,我嘴巴无声地翕动着。我已经看到这些人的面孔了 ,简直让我吓了一跳。他们不像我的同伴 ,具有一副流散着的云雾般的脸。我清楚地看出每个人的脸庞 ,清晰的轮廓 ,引人注目的男人面孔。他们来到桥边了 ,还保持着原有的速度 ,在第二根桥梁上和我们面对面相遇。他们从我们身旁擦过 ,朝跟我们相反的岸边走过去。我看着他们有规律的运动 ,看着他们张开大口 ,气喘吁吁。但是一切都悄无声息 ,一个无声的场面。同伴紧抓着我 ,指甲都嵌进我的手臂里去了。我们僵直地站着。步行的人踩着桥梁 ,越过悬崖。桥的大梁在颤抖 ,一片寂静。我们又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或者最好是往回走 ,可是我们是不能回过去的 ,我们必须往对面走 ,越走越渺茫。这时 ,所有的图像都消失了。一片大雾 ,或者灰色云天 ,或者一无所有。又听到声音了 ,步行人有规律的脚步声就像钟表有规律的摆动一样。桥晃动着 ,发出振动的噓噓声 ,终于汇成一股高亢的回声。发出不同频率 ,但是没有图像。

后来 ,过了很久 ,就尝试着修理 ,重建一种过程。它如愿地合拢 ,能够抓得住 ,理解得了。它的特点始终捉摸不定 ,或者是一场梦 ,或者是一种遥远的记忆。这是一幅我们够不上也理解不了的图画 ,然而 ,这幅宁静的、无可名状的画是真切地存在着的 ,我本人也归属在里面。终于 ,这个愿望消逝了 ,过去了。只有那种惊骇 ,那种必须忍受的束手无策还残留在我的心内 ,抓不住 ,磨灭不掉。

直到举行葬礼的那天早上 ,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前往参加。吃不准自己在中午以前会拿什么主意 ,所以我把春秋大衣从衣橱里拿了出来。这是一件深蓝的衣服 ,人们会把它当成黑大衣。毫无疑问 ,这不是一件适合夏天穿的衣服 ,不过我不想在这时候穿一件黑色的、戏装般的衣服走来走去 ,可是 ,穿一件浅色的衣服到公墓去 ,要是我决定去的话 ,我感到也同样不合适。倘若我真的去 ,那么 ,穿上这件大衣倒是一个折衷的办法。我锁上门 ,把衣服抄在手臂上。

我在等电梯上来。住在原先鲁泼赖希特太太房间内的那位军官站在电梯前的走道当中。他不停地按动两个电钮 ,手臂上也搁了件大衣 ,一件军用雨披。也许他不属于部队而属于警察 ,我不会分辨他们的制服。雨披下面鼓凸着一只包 ,那是外交人员手提箱。我走近的时候 ,他向我点了点头 ,然后又默默地看着电梯的按钮 ,不耐烦地用靴子尖蹬了一下。

我听到从电梯井道底传来一阵嗡嗡声 ,这是钢绳在传动。一种合乎愿望进行变化的允诺 ,一种希望 ,它让人产生耐心和信心。小小的玻璃窗口后面闪现了一丝亮光 ,军官把门拉开 ,走进挤满人的电梯 ,我手上搁着大衣 ,跟在他后面一起挤了进去。里面的人动也不动 ,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拒绝的神色。我们默默无言地向底层驶去。电梯在途中停了两下 ,但是没有人出去 ,也没有人进来。我悄悄地观察周围人的面孔 ,它们离得非常近 ,也同样无声地、直接地被人打量着。这是一次各种感官的自我认识 ,其中特别

受委屈、违背心愿的是嗅觉器官。

到达底楼时,我向信箱瞅了一眼,只看到报纸,邮件要过一会儿才到。黑板上挂着讣告。这是预先印制好的通知,上面用蓝色的圆珠笔填上姓名、墓地和时间。不知是谁用图钉将它钉上去的,也许是大楼管理师傅干的,可能就是收到从邮局寄来的死亡通知单。总有一天他会收到关于每个人的这种通知,所谓每个人就是指死在这里的人。他把一只水龙头修好,手上拿一把螺丝刀,再用肩膀使劲一推,把一扇锁上的房门打开。这就是他在这里唯一的人际联系,是他和房客之间的联系。

我不相信这张通知单对谁有什么价值。我们这幢房子里死掉的人太多了,这里住的老人也太多,因此,每个人在房子的过道都张挂过这种框了黑边的纸片,三四天以后又有人把它们撕下。我相信,亨利在这里除了我不认识其他人。这一点他一定是对我讲到过的。

我把大衣搁在汽车后面,驾驶汽车到医院去了。

门的下方搁着一封信。主任请我下午和他一起到市长那里去,他要去谈一次话。医院的分房委员会扣掉我们两间房子,而迄今为止,我们的房屋数额从未受过限制。我们从外地招收一批护士,这些新护士需要住房。我们只有给她们配备住房,她们才愿意开始工作。可是,为什么要我跟着一块儿去,我不明白,也许他认为我还是工会的社会委员,其实这个职务我在去年就已经辞掉了,也许他只是要有个人陪着,讲讲话。这位主任带随从外出办事是出了名的。我得马上给他挂电话。

八点一刻,护士卡拉来上班了。跟平常一样,她径直走进我的房间,说她迟到了一会儿。我知道的,可是孩子呀。卡拉每天都迟到,而每次都暗示因为孩子才耽误了的,可能她认为提到孩子会使我感到内疚。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妇女,紧紧地抓住母亲这一角色

不放。这种狭隘却又温暖的幸福是我们所不愿意丢失的，因为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生活。是为了孩子，孩子又为了孩子，再接着为了孩子。显然，人类就是受一种恶性循环的欺骗，一代人一代人地延续，这是一种带前提性错误的结果。魔鬼成了逻辑三段论的大师。这可能是一种漂亮的觉醒，但是，我们首先明确了生活的意义，卡拉至少就是这样。对于我为什么离婚，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深信是我的丈夫离开了我，因为我没有给他生下一些胖乎乎的孩子来，或者因为我没有一个丰满的胸脯，否则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化妆打扮。

卡拉打开衣柜，看到了我的大衣。她问我是否去参加葬礼。我生气自己刚才没有将衣服放在车上，她的问题决定了我下午要到公墓去，所有的顾虑都因为这个笨拙的女人而丢却，成为多余的了。我感到内心的气愤是何等挠人。随后就是一些寻常的议论。一位亲戚，呵，一位朋友。是啊，这真糟糕，他还年轻。呵，糟糕透了，我是多么地理解你啊，你脸色苍白得很哪。我忙着那些疾病记录。卡拉在换衣服。前屋里放了一些卡片索引和橱柜，所以大家就把衣帽柜抬到我的房间来了，这样，护士也在这里换洗衣服，梳妆打扮。卡拉护理自己的身体不厌其烦，她可以戴着胸罩整个小时地在我面前比划来，比划去，忙着她的指甲或者搽抹一种护肤霜。有一次她对我说，她都弄出汗来了。这句话使我直想吐。卡拉换衣服的当儿我给老头挂了电话，告诉他，我下午要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回答时没说什么，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没有向我表示对死者的哀悼。我还告诉他，医院眼科新来的同事已经接替了我从前的工会工作。她是新来的，所以还找不到一个让人信服的借口来反对推选她担任这项职务。我在电话里对主任医生说，她又年轻又漂亮。他假装生了气，称道我的外貌，说他一直摆脱不掉我的魅力，然后挂上电话。卡拉走进前厅，我听到她把门锁起来，

听到她喊着病人的名字。

中饭前,杜叶先生来看我。他今年七十二岁,是一位胡格诺派教徒。他和一位瘫痪的女人结了婚,但正如他所说的,这影响不了与她周期性地“进行”。他喜欢讲他的性生活,这或许是他每周都要到这里来的原因。他没有病,在我这里坐上五分钟,噜苏一通他过去是怎样的一个家伙,现在又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把他撵出去,他再到卡拉那里,或者到候诊室,再继续他的噜苏。上个星期他给我带来一支唇膏,让我当场使用。我把它转出来,这是一支塑料做的小型的男子阴茎状的东西,颜色深红。他感到很好玩,说,我们两个都是过来人,用不着解释。他是一位邋遢鬼,令人作呕,但为人却很和善。有时候我还忍耐得住,仔细地听他说上一些什么,有时候他让我厌恶,我便很快将他撵出去。

今天他只是讲我要去参加那个葬礼的事情。他刚从卡拉那里来,那个笨东西给他说了这回事。这下子他想从我口里抠出来,我和亨利好到什么程度,我和他是否“进行过”。最后他又坐到卡拉那里去。卡拉常常抱怨,说他拥抱她,但是我不相信她会不喜欢。我想,她是属于那种什么都容许男人做的女人,就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无论如何我不会应卡拉的要求,去批评杜叶老头,她是一个成年妇女,应该对自己负责,我为什么要去迎合她,从而去伤害一个可怜的老人?他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等到电视节目开始。

吃中饭时我看到,主任已经把新来的同事叫到他的饭桌边上去了。他在很远的地方给我眨了一下眼,指了指她。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舀起菜汤,吃得津津有味。同事们都知道了葬礼的事,出于礼貌提了一些问题,但是,对此谁也没有显示什么兴趣,因此,我们马上又讲起老一套的事来了。透视室的一位同事在三个星期以前被偷走一辆汽车。他是两三个月以前才买到那辆车子,化掉

两倍的估定价格。警察跟他说没有希望找回这辆车子了,要他办理保险索赔,而保险公司只愿意赔偿部分的估定价。整整三个星期以来,他除此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不少同事为此也很激动。我相信,他要是抓到那位盗车贼,一定会把他揍死的。希波格拉底的名言,即医生的医道准则是有界限的,什么事都这样。饭后我和安娜一起去喝咖啡。安娜比我大三岁,是牙科的一位女医生。她大概在前几年放弃了牙科职业,那时她手关节近乎得了炎症,后来,她又重新学习了一次,现在做麻醉。她和丈夫生了四个孩子。那个丈夫每隔两个星期就要强奸她一通。平常,他们睡觉都很有规律,如她自己所说,也很协调,可是,有时候他就会把她强奸一通。她说他需要这个。离婚,她是不愿意的,这是为了孩子,并且还出于担心以后会一个人过单身的日子,因此,她就接受了这种生活。喝过酒以后,她会号啕大哭,骂她的丈夫,但她还是留在他身边。我跟她保持一段距离。跟一位乐于忍受欺凌的女子结交是很吃力的。她的丈夫也是医生,比她大十四岁。现在,她就等待着“他躺倒”,把丈夫今后的年迈龙钟当做希望。有时候等待是很荒谬的。

在咖啡馆,安娜是一位显现丰韵的女人。这位女医生喝着咖啡,和老板进行寻常的调笑。要是老板把手搁在她肩膀上,猜想她一定会嗲起来。她露出一件新的衣服,黑色的,配上一条雪青色的围巾,这是她丈夫昨天给她买下的。她对我说,那真是贵得不得了,但是她的丈夫爽快地付了款,后来就成了礼物。可怜的安娜,或许我应该借下这套衣服来,这比我那件厚大衣更适合穿着去公墓,不过,我跟她挨了那么多回的强奸有什么关系呢?她穿这件衣服,真是天晓得,完全是情理所当的事情。

她讲到上星期在教堂里有诗人朗诵的事情。她说有人提了一些窘迫的问题,诗人用外交辞令愉快地回答了大家。我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她的糕点盘,她已经吃第三块了。我要是在这方面掉下

一个声音来，她马上就会热泪盈眶的。我知道，所以尽量避免这类事情。她已经无可救药了，就让她狼吞虎咽地吃饼吧，她那般身材反正忍受得住。

我们还要了杯法国白兰地。后来我告辞出来。在医院里我穿上那件黑大衣。卡拉给一个病人打电话，一面给我使劲地做手势，要我等一下，我给她回个手势，说我很忙，便走了出去。

中午，街道空旷，我可以把车子开得很快。途中我在一家花铺前停了下来，买了九支白丁香。离公墓愈近，心情愈压抑。我记起来了，整整的一天之内我还没有想到过亨利，尽管如此，我现在也还只是一个想法：我应该回忆他。我可以转过身，开车回家，然后抓起相机，到什么地方去拍照。下午我一点儿事情也没有。亨利一定不会等着我去给他“最后送葬”。参加熟人的葬礼和看望病人对他说来真好像偶尔听到陌生人家夫妇间争吵一样，这是不愉快的、被迫进行的事情，它浪费时间，是一种返祖的迷信死人的行为。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不负责任的玩笑，却始终放弃不掉，或者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凯旋：某某将某某抬入墓地。毕竟还有殡仪馆，它们职业性地办理事务，尽善尽美。为什么要个人到场呢，是因为和尸体有什么相干吗？哪里有这般兴趣，看挖洞，看焚烧，更不用说必须亲自到场了。这已经不是那个被爱的人了。我曾经希望亨利的葬礼会在德累斯登进行，因为德累斯登离得很远，所以做出去参加的决定就会容易一些。

马达开始发动了。我挂了空挡，踩了两下油门，没有忘掉去加油。

汽车停在一条支道上，尽管公墓前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停车。有几秒钟时间我举棋不定地坐在车子里，心不在焉，然后拿起花束，将大衣披在肩膀上。

我看到公墓的大门口有不少人，他们站在乐队前面，等着。这

里有两队人马,也许殡仪馆弄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在等待传唤和办理。我随即意识到,在亨利的众多亲戚中我可惜连一个也不认识。那么我应该属于那一队呢?我对葬礼如此地反感,现在却要参加对一具完全陌生尸体的追悼,那真十分滑稽,可是我不知道该问谁,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问。对不起,您是属于哪具尸体的?

我希望看到亨利的同事,一张熟悉的面孔可以作为我正确归队的信物。没有看到那个人。我站在那里,大家瞧着我。这种不合礼仪的等待,一些不尴不尬的关于死者的谈话、关于未来命运以及天气变化无常的议论让人沉闷。讲话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出现一个生人以后大家乐得停下来,一声不吭。这是一个拯救的契机,现在大家都可以默默地打量我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香烟,但很快又把它放了进去。烟灰冲着骨灰,这时候吸烟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大家还是盯住我。显然,我们转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我属于谁,属于哪一具尸体?我应该招呼和问候他们吗,问候谁?我走进花铺,它就在大门的后面。门铃丁当响了一下。房间内露出一个潮湿的、铺了白瓷砖的圆状建筑。绿色的植物,白色的饰带。珍珠门帘把店堂和后屋隔了开来。透过橱窗,我看到乐队前面站着两班人马在等着。女售货员走了过来,这是一位瘦长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嘴角边刻着深深的纹路。这是商店的必需品,是死神的近邻。

您想买什么?

她看着我的一束丁香。

请您告诉我,现在开始的是谁的葬礼?

您去问教堂司事。

一个疲倦的声音。她知道我不买东西,她刚才就是这样估猜的。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司事呢？

什么地方都行。

她朝公墓方向指了指，然后走了进去，站在珠帘后面看着我，直到我离开商店。

来到外面，我观察着橱窗内的展品，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许走错了一个公墓，也许亨利在这期间安葬在其它什么地方了。从橱窗的玻璃中我看到教堂的门开了，我转过身去，里面出来一位男人。他很矮小，脖子蜷缩着。他说了一些什么，可是我没有听懂。这时，有一队人马开始移动了，跟乐队保持着距离，我向它们走过去。当我正想跟这位小个子的男人招呼时，他倒先问我，是否属于“参加亨利·索默葬礼”的。我点了点头。他说，那个葬礼需要等几分钟才开始。

我站在一个大约二十个人组成的队伍中间。这些人比刚才更为直接地打量着我。我把大衣拉拉好，交错地看着我的花束和鞋尖。

教堂的两扇大门向两面打开的时候，我们必须朝旁边让过去。四个男人抬着一口棺材，后面跟了三位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们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的，都长着一头混乱的长发。我看着他们，其中一个小伙子感到了我的目光，他抬起头来，盯住我的眼睛看了一会，朝我做了个怪脸，我转身走过去。门又关上了，以便过一会儿再重新打开一回。沉闷的安葬典礼。小个子的蜷缩男人做了一个手势，招呼我们进去，我跟在别人后面走了进来。祭台前停放着棺材，蜷缩的男人取下花圈和花束，铺放在垫座的四周。他均匀地摆弄着，使其协调、合拍。当中的花圈上精心配制着两条熨帖的印刷饰带。我的丁香花已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

前排凳子上坐了一位妇女，领着两个孩子。她大约三十五岁年纪。我注意到她看了我一下，便迅速坐到后面一排凳子上去了。

喇叭里传来一声低低的喀嚓声 ,然后就听到唱片条纹滑动的沙沙声音。这是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的加强和减弱 ,是空气的嗡嗡颤鸣。后来就开始了管风琴音乐 ,这是一首追思曲 ,很响。那位小个子 ,可能就是司事 ,把留声机的声音捻低一些。他坐在前面的一张椅子上 ,靠近留声机。通往祭坛方向的小门开了 ,走进来一位牧师 ,他靠近讲台 ,在上面放了一本书 ,然后好像在祈祷。过了一会 ,他抬起头来 ,往司事那里瞅了一眼。最后 ,他忍住气清了清嗓子。司事向上看了看 ,小心地把音乐放低 ,最后又从唱片上把机头拿走 ,一个轻轻的喀嚓声结束了音乐。这时 ,牧师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到亨利 ,而我在脑子里却出现一个愚蠢的猜想 ,他在读亨利的履历表 ,因为他要安置他了。他有一副好嗓门 ,给我们说话时声音相当悦耳 ,特为挑选 ,十分友好。他给遗孀打了招呼。这是一位年轻的女人 ,带了两个孩子 ,坐在第一排。我思忖着 ,这位女人是否已经注意到牧师那副温柔的嗓音 ,他那一副激动人心的、愉快的嗓音 ,里面散发出安全 ,散发出自我意识。他一定是很爱虚荣的。牧师也会欺骗他的妻子吗 ?我的座位上放了一本赞美诗 ,我随手翻阅了一下。规定的歌曲 ,规定的姿势 ,对每一个动作都规定了必要的反应 ,这是几百年来传统的结晶。对服装用不着担心。要是我必须与世长辞的话 ,那一定不是离开我自己 ,去世只是回家而已。我不知道亨利是信教的 ,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活人给他做的修正。要是我的尸体落到一个印度教派的手中 ,它也许就会按一种印度教的方式成为尘埃。司事把机头又搁到唱片上了 ,遗憾 ,我倒是愿意继续听牧师的祈祷 ,他讲得很好。我的祖母要是抬举一个人时总喜欢说 ,他讲得很好。这位牧师先生一定会使她中意的。

亨利的妻子低着头 ,偶尔跟孩子耳语着什么 ,可能是嘱咐一番。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音乐结束 ,司事关掉了留声机 ,匆忙向小门走去 ,这就是刚才